

论岁数，与动辄历经夏商周三朝的众多山东古国相比，卢国只能算是个后生小辈，论疆域，卢国不过区区一城，属于最简易的配置，但它却蜚声中外。始祖高傒两度挽救齐国危局，成就桓公霸业；后裔卢泰愚身居韩国总统高位，念念不忘访华寻根。黄河悠悠，涛声依旧，不知地下的卢国故城还沉淀着多少历史迷局。

力挽狂澜 高傒受封卢地

周朝的山东古国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西周初年被朝廷分封，一种是原本就为山东土著国，而卢国的身世则比较特殊。

卢国是齐国再分封的时代产物。据《姓纂》《卢氏族谱》等记载，齐太公姜尚的后裔高傒因有功于齐国，而被齐桓公分封到了今济南长清的卢地，凭借五里之城建立卢国。高傒是齐国贵族，此外，他还是周天子赐封的齐国上卿，相当于齐国的宰相，地位显赫，能够获封卢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傒是齐国历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对齐国以及整个周朝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昏庸无道的齐襄公被害后，在齐国那场惊心动魄的储位争夺战中，高傒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公子小白一方。在众臣商讨新君候选人之际，高傒抢先暗中从莒国召回公子小白。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不甘心失败，纠集鲁国大军向齐国杀来时，又是高傒挺身而出，力主迎战，并亲自指挥大军，使近万鲁军成了瓮中之鳖，扭转了齐国的局势。

齐桓公主政之后，努力实现富民强国、称霸诸侯的治国梦想，高傒、管仲、鲍叔牙等都是他的股肱之臣。上卿一职总揽朝政，高傒在军政改革、内事外交方面为齐国做了不少贡献。齐桓公并国拓地，将卢地纳为齐国版图，并将其赐封给高傒，以示重用。

执政43年后，齐桓公去世，竖刁和易牙弄权，齐国朝中大乱。又是高傒设计除掉了竖刁，然后召集国氏、管氏、鲍氏等大臣，联合起兵攻打王宫，里应外合，把公子昭迎进城，是为后来的齐孝公。

【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一】

□本报记者 张九龙

高傒又一次力挽狂澜，此时他已经86岁。

公元前637年，高傒逝世，谥号敬仲，葬于齐都城北十三公里的淄河西岸。由于高傒一生忠君报国、勤勉为政，所以整个齐国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他帮助齐国率先成为春秋霸主，让齐国国民享受高等国民待遇，深受百姓爱戴。据说，他的墓就是当年老百姓自发用衣服兜土堆起来的，可见其在百姓心中的威望。

总统寻根 半岛望族源自卢国

高傒得卢，他的后代遂以封地为氏，是为卢姓的渊源。由于高傒是姜太公的后人，因此各地《卢氏族谱》有“卢氏出自姜姓”之说。后来，齐国田姓取代姜姓执政，卢氏为避祸从卢迁至燕、秦之间。

高傒不会想到，2600年后，会有一名来自朝鲜半岛

的外国国家元首到长清卢国故城认祖归宗。1987年底，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任上积极促成中韩建交。1992年8月，山东省政府率团访韩，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泰愚在会见时说：“我的祖籍在山东，先祖是太公姜子牙。我也是山东人啊！”并恳切希望能够帮他寻根，以便日后拜祭卢氏先祖。

韩国总统跑到中国来认祖归宗，这着实令代表团意外，但卢泰愚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文献记载，韩国卢氏先祖是唐朝末年的上护军、翰林学士卢穗。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山东曹县黄巢、河南王仙芝起义，后来攻克洛阳，京城长安一片大乱。由于起义军扬言要杀尽唐朝的皇族、大臣，致使朝中百官四处逃匿。卢穗携家眷和另外几名要好的同事一起击水搏浪，东渡朝鲜半岛。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值新罗孝恭王执政，给予卢穗等人以国宾的礼遇。千年过去了，卢穗的九个儿子繁衍为朝鲜半岛卢氏九大支系。如今在韩国，卢氏仍为名门望族。

代表团回国后便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卢氏族姓源流历史调查，最终将卢泰愚的祖籍确定在了济南长清的卢国故城。2000年6月18日一大早，长清卢庄村热闹非凡，卸任后的卢泰愚偕夫人金玉淑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卢泰愚一行首先来到老家的卢氏亲人中间，与大家热烈握手、畅叙亲情。卢庄村的卢氏族人向卢泰愚赠送了孔子第七十三代孙孔庆河题写的“福”字，以表达卢氏发祥地的卢氏后裔们对他和在韩国的所有卢氏宗亲的诚挚祝福。

随后，客人参观了卢国故城遗址，又专程拜谒了卢国国君墓，向墓碑深深施以三鞠躬后，卢泰愚夫妇在卢国国君墓前的国君墓遗址碑旁合影留念。当天下午，卢泰愚一行离开长清到齐国故都临淄，拜谒了姜太公衣冠冢。

水淹卢城 济北国都成追忆

卢国故城位于济南长清西南归德境内，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南大沙河自东而西流经城南，黄河由南而北从西流过，城内地势低洼，

故名卢城洼。宋至道二年(996年)黄河决口，大水淹没了卢城，致使整个古卢城全城下陷，变成了一个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长约1800米的大凹洼，仅有东城墙依然屹立。

古卢城略呈方形，颇似一只朝靴，面积约4平方公里。现在虽然已看不到耸立的城墙，但轮廓可辨，个别地方还可见夯土。早年间，卢城洼周边的村庄分别以卢城东门、卢城西门、卢城南门和卢城北门来命名。

直到1958年黄河决口，泥沙深厚的河水再次冲淹卢城，将低凹千年的卢城洼淤为平地。古城墙不见了，水患过后，西门一带分设石官庄、周庄、董庄三村，南门一带分为刘庄、高庄，东门是国街，北门是褚集。自此，卢城不复存在。上世纪80年代，村民在城内打农灌机井时，曾经发现过汉代砖、瓦等建筑材料。由于淤积较厚，现在地表已经很难找到任何的遗物。

卢城洼的东南方向有个坟台村，据传，此村村址原为卢国国君的墓地所在区域，被盗后开垦为良田，只留祭坟台一座。唐朝年间，人们来此立村居住，以祭坟台命名为坟台村。在坟台村的村头，有一棵苍劲挺拔的古柏树。这棵古柏有三人怀抱粗，十几米高，郁郁葱葱，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古时，卢国故城一带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秦统一全国后，在此置卢县，以卢城为治所。西汉文帝时，朝廷分泰山郡而出，设立了济北国，卢邑成为济北国国都。济北国有六城，即卢、清亭、丘、成、平、刚，范围大致在今长清、平阴、肥城、齐河、泰安和宁阳的北部。

数年前，考古学家在卢国故城北墙外侧的鱼塘底部，发现了一处大型窑址群。十座窑址东西笔直排列，结构一致，大小也差不多。出土有半瓦当、圆瓦当等建筑材料，也有拍子、制陶等工具。不论半瓦当还是圆瓦当，都饰卷云纹，壁面砖饰菱形纹、回形纹，是西汉时期的典型文物。很显然，这是一处以制瓦、壁面砖等建筑材料为主的专业性大型手工作坊，这一作坊就在卢城洼北侧，并且专业性强、规模大、年代准确，应为济北国都卢城遗迹。

【行走齐鲁】

进村就迷路的“斜庄”

□王群星

在济阳县老城东，约1.5公里处，从上游蜿蜒而来的黄河大堤在此急速拐弯，形成一个略有弧度的外圈。外圈中的大堤脚下，有一个六七百户人家的村落，叫“斜庄”，但也有人称为“邪庄”。

村庄的由来，没有谁能说清，据说是明朝从河北枣强迁移过来的。祖辈们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地方背靠黄河大堤，挡风又挡沙，土肥水甜，看似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驻扎下来安家落户。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当时在盖房时，先祖们没有考虑南北走向的传统建筑风格，而是把房子盖成了面朝东南。这就使得它与周边的村落与众不同，也就出现了所谓“斜庄”的叫法。当然，如果站在黄河大堤上或从远处向村里观望，并不能一眼就看出村子是斜的，只有走进村里亲身感触，才会发现这个村庄果然“名副其实”：“斜”!且“斜”得一点也不玄乎。

起先，这个村子不叫“斜庄”。因为村西头有五棵高高的杨树，长得枝繁叶茂，所以当初村子取名为“五杨家”。

可后来很多外村人到这村里来，看出了房屋走向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并且在村里走动时还容易迷路，分不清东南西北，于是就说村子是“斜”的。村里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信誓旦旦说村子不“斜”，并且还特别“正”。这样一来，外来人认为村里人都“认死理”，干脆就喊这个庄子叫“斜庄”。叫的人多了，“五杨家”这个名字反倒没有人喊了。

再后来，村里人感觉“斜庄”不好听，自己又改名为“朝阳村”。因为家家户户都朝阳，一天到晚都能见到阳光。在别的地方，太阳照到房屋正面时，是中午十二点左右；而在朝阳村里，却是上午的九点半左右!村里的老人解释说，这是因为黄河大堤的走向形成的。

附近的村庄都是在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属于标准的传统建筑风格。而“斜庄”紧邻的黄河大堤呈西南、东北走向，村里的房屋就依照大堤走向顺势盖成了面朝东南方向。其实用指南针来校正的话，“斜庄”的房屋是在南北走向的四十五度夹角上。所以，出太阳的日子，村民的四合院里，四面房屋都能依次享受到阳光的照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象。只是不解的是，远在几百年前的先祖，在没有“科学意识”的时空里，又是利用什么样的建筑原理，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呢？

我表姑就在这个叫“朝阳村”的庄子里。小时候，奶奶常带我去串亲戚，进村容易，出村难。每次回家，都要亲戚领着才能走出庄子，不然的话，就是转上一个小时，也走不出去。有一年，我从姑家出发去县城，明明是骑自行车往南走了，等出村一看，却是朝西边去了……“斜庄”就像一个“迷宫”，不光房屋是斜的，连村里的街道和胡同也是斜的。

说到迷路，不仅外村人来到这里会掉向，即便是嫁到村里的媳妇，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还有摸不着方向的。只有从小就在这村里长大的人才不会“迷路”。有户村头的人家，常有串村的小商贩跑到家门口来，请教出村的路线。听村里的老人讲过一个笑话：以前有俩小偷半夜里进村偷东西，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可准备出村时，却怎么也走不出去了。一个劲儿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天明被早起的村民发现时，两个小偷已累得瘫倒在地上。此事被传开后，村里再也没发生过小偷小摸的事情。

在今天看来，“斜庄”不失为一种错位的美丽。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及说法，“斜庄”并没有给村里人带来什么不便。尤其是近几年，村里经常会有一些外地来的游客，他们在参观该村的同时，可以免费体会一把“迷宫探险”的经历，何乐不为呢？

【老照片】

鲁艺剧团合影中的六爷爷

□刘英

2014年10月，我有幸到北京采访华楠将军和刘航夫妇。采访之余，华老签名送了两本书：《征途感录》与《烽火中的文艺战士》。我非常高兴，因为两本书里有不少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的相关内容。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与沂蒙红色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来在阅读过程中，无意间在《烽火中的文艺战士》发现一张1946年拍摄于博山的鲁迅艺术剧团全体人员的合影照片，在照片的注名中，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刘乃森。看到这个名字时，我心动了一下，联想起一个人，我的六爷爷——我爷爷的六弟，他也叫这个名字，并且当过文艺兵。潜意识里，我感觉照片中提到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六爷爷。

尽管从未与六爷爷见过面，但小时候，奶奶多次跟我提过六爷爷，说他如何弃教从戎，带领20多人参军；父亲也讲过六爷爷的故事，说他当兵一辈子，没有扛过枪。28年前，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到省城济南治病时，还在六爷爷家住过一段时间，六爷爷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六爷爷也多次回过家乡，但因为我一直在外求学，错过了相遇的机缘。

因从事史志工作，一次，在有关沂南县的相关史料里，偶然发现1945年大参军运动时，教师刘乃森带领明生村一个连的人参加了八路军，这在当时成为美谈。这段话印证了奶奶讲的六爷爷弃教从戎的故事是真实的。我从家谱中发现，六爷爷一参军就当上了文艺兵，并在鲁迅艺术剧团工作过，后来一直任文职，官至副师级，再后来成为山东军区的一名离休老干部。

我把书中的那张老照片扫描后洗出来，带回家给父亲看，让他帮助鉴定一下，里面那个叫刘乃森的人是否就是六爷爷。父亲戴上老花镜，盯着我指给他看的那个人(后排中脸盘最大者左侧)看了会儿，不假思索地说：“没错，这个人就是你六爷爷。”我很兴奋，我的猜测成为了事实。我也很骄傲，我有这么一个六爷爷。同时，也有一份心痛，六爷爷已于2015年驾鹤西去。

